

鹿洲全集

戊辰仲春
重印

玖

鹿洲金集

卷之五

鹿洲公案

序

鹿洲先生獨坐土室日夜讀書著述余過之曰噫有此安閒自得之一日乎鹿洲笑曰吾所入者皆自得若安閒與否則非吾所知也俄有民自

十里百里至者皆提筐挈榼
悲歎太息言公為政似龍圖
而禍變出意外民等甚為不
服先生笑而謝之且搖手曰
後不可作斯語此非所以愛
我也惠來邑民王希伍年八

十餘矣扶杖行二百里攜米
五升雞子十數枚餽先生而
泣焉曰天乎天乎不圖包公
一至於此余於是嘆先生異
政感及隣封去官之後乃見
輿情不獨潮普兩邑之民為

然矣先生聽訟如神果有包
孝肅遺風每當疑獄難明虛
公靜鞠似別有鈎致之術雖
狡黠訟師積年老賊詞說不
能難夾責不能服者一見先
生即鬼詐不知何往不待刑

而畢輸其情余每怪世人讞
訟全以刑法推敲三木之下
何求不得萬一有差九原怨
痛寧有極乎先生聽斷惟恐
小民不得盡其詞怡色和聲
從容辯折俟其無所逃遁而

後定其是非是以刑者不寬
死者無恨民不能欺而亦自
不敢欺此吾夫子所謂大畏
民志者也使天下司刑之官
皆如先生之公明詳慎宇內
豈有冤民哉先生追思往事

擇其案情稍異者筆之成書
為公案偶紀二卷夫世所傳
龍圖公案吾不知其真贋何
如覺中間鬼事太多不足為
訓且亦有非孝肅公寔蹟者
以鹿洲公案視之似更質而

加之以文卓乎可傳也人
皆以公忠受禍為先生扼腕
余獨以此為先生賀則搯心
可以對

君父制行可以對庶民求仁
得仁夫復何歎况孟夫子有

生於憂患之說乎先生自服
官以來惟在普得寢食耳去
兩月而普邑大治當道以先
生為才俾兼潮篆奉檄日自
普啓行入潮境沿途相驗命
案者三宗而後至潮邑又當

上年歉收之後五營軍士乏糧半載盜賊遍野行人持梃結隊尚岌了未必保全豪強奸宄暴寡凌弱竊人之妻鬻人之子爭山霸海奪田侵宅日告愬者一二千人先生極

力整頓籌兵食靖崔符治豪
猾獄訟隨到隨決黎明視事

漏下二三鼓而後退食又詞

狀簿書不肯假手他人雞六

鳴而後就寢東方微白復起

視事如是者一載有餘無一

日一時之間斷地方寧靜治
績甫成又有戰船砲臺城垣
營房西穀之大累心血俱竭
尚朔望偕諸生講學談道使
之共興於尊
君親上孝弟忠信之風講畢

課文躬為評隲親友咸勸節
勞曰功名與身命孰重先生
曰吾一日不如此便覺此心
不可以對
君非為名也吾一介草茅受
恩深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余乃知先生之遭阨正造物
所以厚先生而延之命也從
茲得遂志林泉等身著述自
足千秋即使重出勤勞亦多
此一番休養閱歷人情變態
宦海風波未必非憂戚玉成